

素以为绚的人生与素以为绚的自传

——吴良镛先生和《良镛求索》

刘石

吴先生一次跟我们聊天说，他前两个三十年是志于道，第三个三十年才开始游于艺。此处之所谓“艺”，依我的理解，既是指他建筑设计中愈见清晰的“人居艺境”之“艺”，亦是针对他素所钟爱的绘画与书法之“艺”而言。

记不清何时得知作为建筑学家的吴良镛先生的大名，但真正进入脑海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9年入职清华后，一次在旧图书馆二层的书库里独自翻书，不经意间翻到吴先生的一本画册，虽然我知道绘画之于建筑学家是基础的技能，却仍然惊讶于吴先生画技的专业、画风的纯雅和画品的高绝。

因为同好书法的缘故，数年前结识了时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的杜鹏飞兄，他跟随环境学院钱易院士读博，毕业后又到建筑学院做吴先生的博士后，为人粹然有古风，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时常去吴先生家侍奉左右。大约在2013年春天，终于有机会随他一起踏进了吴先生的家门，进去时心里却不免有些忐忑，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大学者、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年过九旬的老人，会欢

迎一个陌生来客吗？有精力接待一个陌生来客吗？

结果再次让我感到惊讶。儒雅的吴先生不仅待人和善谦抑，毫不摆架子，而且清晰的思路，对周边环境和现实社会敏锐的关注，使得他根本不像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吴先生充满正义感，当鹏飞介绍我的家世时，我想起了《论语》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吴先生说其实没这么“出类拔萃”，是被“拔高”了，吴先生说，不实事求是，太可怕。

此后我又多次随鹏飞造访吴先生，往往一进门，吴先生就说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加之他既有老人的健谈，又能够且很愿意倾听客人带来的种种信息，所以每次的交谈都是平等而亲切的真正的交谈，真正感觉如沐春风。从吴先生家里出来，重新汇入嘈杂的街市，一时竟不能适应，产生了不知今夕



1994年，吴良镛在四川调研中与老乡交谈。

何夕的梦幻感。

有人说老人的头脑就像一座图书馆，经历那么多世事、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吴先生更是一座宝藏，他随口说出如烟往事，却又历历如在昨日发生，不禁让人暗自叹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心想，成功的大

家，天分更重要啊！

比如谈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做研究生时，他的水彩画就被人踊跃订购，他的老师为他定价每幅50美元，是当时一个知名画家的价格了；谈当年通过文化部、江丰和中央美院人事处长后任美院附中校长的某位先生（我

未记清名字）调入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当时在美院并不得意，是后来才有大名的，所以吴先生也很愿意到清华来。当年的文艺工作者包括画家们被耽误了太多，徐悲鸿好歹还画有《愚公移山》之类的大画，吴

（下转5版）➔

（上接3版）

东晋也无力久守关中，418年，夏军攻占长安，勃勃称皇帝。其后以长安为南都，返回统万，改元真兴。

可以看到，虽然赫连勃勃比拓跋珪小十岁，但二人的人生轨迹极为相似。他们都在少年时代遭遇灭国之灾，又都在南方五胡国家的支持下成功复国。而复国成功后又反噬南下，成为后燕和后秦的梦魇。尽管后秦的直接终结者是东晋刘裕，但从时段的历史来看，认为其实际上是为赫连夏所灭并不过分。赫连夏最终为北魏所灭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消灭南方五胡国家的历史进程却是由北魏与赫连夏分别完成的。这一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北魏统一华北的进程。

与“五胡国家”的比较

在后燕和后秦先后覆灭之后，自东汉至于魏晋内附的入塞部族再也未能建立“天下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分别由拓跋部和铁弗部建立的北魏与赫连

夏。而他们如前所述，都是在西晋塞外的代北漠南之地完成其政治体发育的。观察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形态，会发现与五胡国家之间还是颇有差异。

“五胡”所建立的“天下国家”，尽管与汉晋华夏王朝相比有不少特别之处，但都是以汉晋以来的中原腹地为中心而成立的。前赵都长安，后赵都襄国，分别以关中平原和河北平原这样成熟的农业区为立国之基。后赵石虎和前秦苻坚都曾经一度实现华北统一，但前秦VS后燕与后秦VS后燕局面的一再出现乃至维持，仍然说明这种基于汉晋历史脉络的东西对立地域格局，深刻地贯穿于五胡时代，甚至到北齐、北周时代也仍然未能消弥。

在北魏与赫连夏分别消灭南方的后燕与后秦之后，二者也呈现为东西对立的格局。然而不同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各自实现了对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军事征服，但统治中心并未随之南迁，而是仍然置于其根基所在的代北与朔方。北魏之都平城，赫连夏之都统万，都位于汉晋以来中原王朝的北境

地带。这是自战国时代华夏世界初次成形之后，第一次出现王朝首都设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情况。这当然与拓跋部和铁弗部都是在这一地带完成政治体的发育和成长密不可分。

因此，北魏和赫连夏国家的自我定位，不仅不同于汉晋华夏王朝，与五胡国家也颇有距离。415年，平城一带曾发生饥荒，北魏朝廷有人主张迁都于河北平原的邺城。崔浩则认为若迁都邺城，平城极易在柔然或赫连夏的攻击下失守。418年，赫连勃勃攻占长安并称帝后，也有群臣主张定都于此。赫连勃勃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若如此统万城将落入北魏之手。双方表面上对对方军事攻击的忧虑，反映的是各自以代北和朔方为国家根本的自我定位。南方的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仍然是有待震慑的被征服地区。崔浩有言：“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以“北方”为“国家”，以“山东”为“诸夏”。同样的定位，应该也存在于赫连夏

的朔方与关中之间。

若以汉晋以来的华夏文明为标尺，对比立足中原的“五胡”国家，北魏与赫连夏无疑是更为“野蛮”的存在。平城时代北魏的国家体制中北族因素之浓厚，近年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如皇帝定期行幸阴山一带，平城周边设置广大畿内之地，内朝内侍群体发达，部落制长期存在，西郊祭天，等等。赫连夏这方面留存的材料较少，但与北魏相比也应该不遑多让。如在地方行政方面，赫连夏可能主要以州统领军镇的方式，取代传统的郡县。统万城所在的幽州，另设有十城，也似与北魏的畿内制度有相似之处。相信随统万城考古工作的进展，赫连夏的真面目将愈加丰富清晰。

结语

425年，大夏皇帝赫连勃勃死去，年四十五岁。在勃勃之死前后，赫连夏陷入诸子纷争的政治危机。与之相比，北魏却实

现了皇帝权力的平稳过渡，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即太武帝。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太武帝随即在五年间三度伐夏，先后攻克长安、统万和平凉，俘获大夏皇帝赫连昌。勃勃另一子赫连定在陇西坚持数年后率夏国余众西奔，尚有余力攻灭乞伏氏的西秦政权。但在欲渡过黄河继续西进时，遭到吐谷浑的突袭，赫连定被俘，献于北魏后被杀。大夏至此完全灭亡了。

攻灭赫连夏之后，同时兼有代北·河北+朔方·关中的北魏，成为华北无可争议的霸主。并在数年后完成华北统一，成为所谓“北朝”的起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并不等同于北魏从代北而起逐渐统一华北的单线进程，毋宁说是由铁弗部-赫连夏与拓跋部-北魏共同完成的“双螺旋”进程。从这一角度来说，赫连夏的历史并不属于“五胡十六国”史，而是与北魏一起共同扮演了“五胡时代”终结者的角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